

青春
爱情
坊

《冬日恋歌》般凄美动人的爱情

言情小天后的又一枚强力催泪弹

伊人
著

新不了情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新
不
了
情



© 伊 人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不了情 / 伊人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4.9

(青春爱情坊系列)

ISBN 7-5313-2802-X

I. 新… II. 伊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77503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390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编 E-mail: azhu@vip.sina.com

爱情坊: www.deareve.net

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 × 195mm

印张: 6 插页: 4

字数: 110 千字

印数: 1—30 000 册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朱立红 寿天舒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梅 柯 冯少玲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插 画: 黑牛工作室

定价: 12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了梦想，来洛杉矶，
上风车山。





福

要
一
位
幸
福。

目●录

1

第一章 你不知道我爱你？

15

第二章 米白色的围巾

26

第三章 王子变青蛙 聪明人变傻瓜

38

第四章 人鬼情未了

48

第五章 当感情变为战争

57

第六章 你一定要幸福

65

第七章 失去后的珍贵

76

第八章 尾声

85

后记



第一章 你不知道我爱你？

伟祺：

初次见你是在公寓楼的过道上，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时的你穿一件蓝格子衬衣，外面套着浅灰色的毛背心，初秋的早晨，你提着一箱行李，出现在我们门外，温柔地问我，“范玫是住 901 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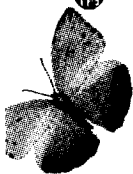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的我一脸倦容，身上穿着皱巴巴的睡衣，头发如杂草般在头顶上怒放。“嗯”，我点点头，指了指隔壁。

你接连说了几声谢谢，才提着行李离开。

关门的一瞬间，我开始后悔，为什么没在开门前照照镜子理理自己的尊容。

然而事实无法改变，我只有接受给你的第一印象这样糟糕的事实。

这是一幢弧形公寓，站在露台上，我可以清楚地望见你打开房门，开灯，然后迫不及待地 from 行李箱里抽出一张 CD



放进 CD 机。然后你拉上窗帘。

露台上骤然暗了许多，只有柔柔的光透过窗帘漫散开来，还有一首悠悠的钢琴曲。这首曲子的歌唱版我曾听过，叫《新不了情》，好像是万芳的歌。

我打开笔记本上网，在收集歌词的网站上输入《新不了情》。然后我看见一大段歌词。

心若倦了 泪也干了
这份深情 难舍难了
曾经拥有 天荒地老
已不见你 暮暮与朝朝
这一份情 永远难了
愿来生还能 再度拥抱
爱一个人 如何 守到老
怎样面对一切 我不知道
回忆过去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
为何你还来 拨动我心跳
爱你怎么能了 今夜的你应该明了
缘难了 情难了

这是听了让人伤感的歌，彼端的你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



播放。

第二天清晨醒来，耳边仍旧是那曲《新不了情》，哀哀地轮番唱着。我想你是睡着了，忘记关掉CD机，否则你不会一整夜都沉寂在那种凄清的境地里。

八点半我与阮琴坐在鹊鸟快餐店靠窗的座位上。阮琴要了一份汉堡，我则是一杯巧克力冰激凌。

“听过《新不了情》吗？”我问阮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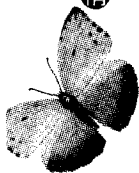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有。”阮琴摇摇头说。

伟祺，我原以为这首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原来知道的人不多，至少爱听流行歌曲的阮琴就不知道。也许，人与人之间就有这样微妙的缘分。好笑吗？糊涂的我错以为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。

吃完早餐我来到京华北路的写字楼。七楼四号是我们的公司，不到四十平米的面积，里面堆满了电脑与各式各样的电脑书籍。

公司是我与方言合办的，说是合创，其实我一分钱也没投资，所有的钱都来自方言的腰包。

方言很少来公司，多半时间他都在忙他的主业——某家用电器生产公司。伊方公司只是他副业中的副业，他投资资金，我投资劳力，他长时间不来也无可厚非。



公司上了轨道，网站的主体程序已经完成，剩下的事情就是增补一些贴心实用的功能与完善页面设计。员工李原青、贺义与苏瑜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，一个负责页面，一个负责程序，一个负责审核与文字录入。都是二十出头的年龄，年轻而有干劲，前段时间起早摸黑连连加了一个月班的他们如今也不肯放松，每天天不亮就来到公司。

路过超市的时候，我买了面包与几大袋奶粉带回公司。

“伊姐，早。”一进大门就听到苏瑜清亮的叫声。

我放下奶粉，拿了杯子冲了三杯牛奶交到他们手上。

“公司的事固然重要，你们也不要熬坏了身子。”

“看到伊姐，我就想起我老妈。”李原青接过牛奶后感叹。

“你是说我老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他慌了神，“我是说你瞧着亲切。”

苏瑜从食品袋里翻出面包，叫道，“原来还有早餐，伊姐，你想得可真周到，怎么知道我还没吃过早饭？”

“你们呀，都是这样，倚着年轻，不把身体当回事。”

伟祺，虽然我只比他们略长几岁，但感觉上他们都是需要照顾的孩子。可是，谁又来照顾我呢？

“贺义，怎么不吃面包？”三个员工中，最沉默的就是他。若不是他工作如往般出色，我倒有点怀疑他对我有什么意见。



“谢谢你，我吃过了。”他抬起头来应答一声，又继续工作。

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讨论网站下一步如何运作，之后，就各自忙去。我则去几家杂志社联系征稿事宜。

其中一家杂志社就是范玫工作的地方，当然，我是去了那里才想起来。

伟祺，我想你对这家杂志社应该印象深刻，那是范玫工作的地方。而我也是，因为在那里，我第二次遇见你。

那时的你已经换了一套衣服，深灰色的西服把你包裹在深沉的忧郁中。在大门口，你匆匆走过，我对你笑了笑，你却却没有注意，任凭我的笑容在风中僵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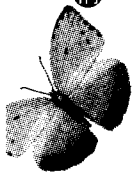
这家杂志社曾从方言的公司低价购进一批空调，所以总编带着亲切的微笑接待了我。当我提到在我们网站放置征稿启事的时候，老总编很愉快地应承，说这也是宣传杂志的一种方式。我赔笑着应了一声，说是互相宣传。

临走的时候，我要了一份征稿启事的拷贝。

回到家里，洗了个热水澡躺在床上。电话铃就在此刻响起。

拿起电话，是方言。“媒体联系得怎么样？”

“大忙人也有空关心芝麻绿豆的小事？”我毫不留情地



讽刺他。

“吃过晚饭了吗？”每到此刻他都打哈哈转移话题，并且这招屡试不败。

“还没有，忙了一天，累死了。”

“这样，我请你吃饭，你选地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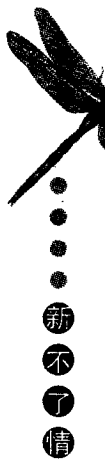
“鹊鸟快餐店。”

待我换好衣服，方言已经把车停靠在大厦下面。

出门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对面的窗子内没有灯光，901的房门紧闭，这个时候你还没回来。

半小时后，我与方言坐在鹊鸟快餐店的一个角落里，我依旧要了两人份的冰激凌，大口吃着。方言坐在对面，一脸笑意地看着我。

方言是个好看的男人，再加上有钱多金，是女人心中标准的钻石王老五。与他走在一起，女人的虚荣心满足得一塌糊涂。可是这样的男人谁也拴不住，为他介绍了几任女友，后来都以分手告终，弄得我里外不是人。最后一任女友临走时，寻着我哭泣大半天，说是他这样的男人能远观，与他恋爱会把自己气死。我也只得跟着痛斥方言，把一切狠话都强加于他身上，才让这位女友心理平衡。末了感叹一句，“也许不是他不好，而是我不是他停靠的港湾。”



这句抒情的话让我记忆深刻，发誓以后再不介绍女友给他。让他自己慢慢寻找他的港湾。

“小伊，你就不能吃点有营养的东西？”

“干吗为了营养而委屈自己的味蕾？”

“你这么瘦，小心哪天下班被风吹走了。”

“那还不好，可以免费航空旅行。”

方言笑着摇摇头，表示对我无可奈何。

吃完冰激凌，再要了一份土豆泥。晚餐就这样被打发掉了。

出了鹊鸟，迎面一阵寒风袭来，我不觉颤抖着抱了抱肩臂。

“冷吗？”方言脱了外套披在我身上。带着他体温的外衣触在我外露的皮肤上，一阵久违的温暖涌上心间。

“方言，你应该是个很好的恋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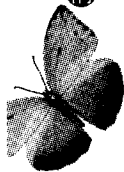
“本来就是，只是你知觉迟钝。”他笑了笑，“上车吧，免得冻坏了你。”

车还未发动，方言的手机就此响起。隐约听见手机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好，就这样，晚点儿我过来接你。”方言说完这句话就挂断手机。

“女友？”

“是呀，与你一样，女性朋友。”



哦，是吗？我悻然。一直以为自己在方言心中是介于女友与朋友之间的特殊位置，原来错了，我只不过是他一大堆女性朋友之中的一个。

女人的友谊也如此自私，何况是爱情。难怪在女友的心中方言永远不可能是好情人。而我，也注定不能与你在一起。伟祺，你明白吗？女人的爱好自私，不能容忍她爱的男人心中装载的是另一个女人。

我下车要自己走回去，方言坚持开车送我回家。

“你就不怕你的女性朋友等急？”

方言笑笑，不答我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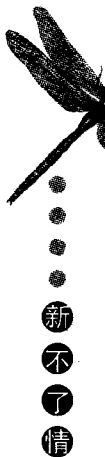
再次遇见你是在大厦的电梯间里，伟祺，你还记得吗？初冬的你裹在厚厚的大衣里，鼻子红红的，不停地打喷嚏。一个喷嚏表示有人怨你，两个喷嚏表示有人想你，三个喷嚏表示你感冒了。那天，你打了不止三个喷嚏，你是感冒了。

到了九楼，我看见你拿钥匙的手有些颤抖。

“需要我帮忙吗？”我问你。

你来不及答话，我已经走过去帮你把钥匙插进锁孔里，喀嚓一声，门开了，我扶着你走进去。

我好害怕你拒绝我的好意，可此时你却没有拒绝我的力气。我喂你吃感冒药，替你脱下大衣，严严实实盖上被子。



你安静地躺在床上沉沉睡去，唇有些发白，虚弱得像个孩子。

原来你根本不会照顾自己，沙发上堆满的脏衣物，CD机上零乱的碟片，厨房里乱七八糟的碗盘。

我像个女主人般清理着一切。一个小时后，碗盘规规矩矩放在碗橱里，衣物高高地被晾晒在露台上，碟片整整齐齐排在柜子里。我把那张《新不了情》的碟片放进CD机里，碟片的表面已经有些划痕，但并不妨碍它发出曼妙的音乐。

这是你的习惯，每天夜里都要听着这首曲子入眠。今天也不例外。

第二天清早，一开门又见到你。你靠在走廊的墙上，神清气爽的，仿佛没有经历昨天的病痛。

我向你露出一个清新的微笑，“你看上去已经没事了。”

“那是你的功劳。”你对我笑，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用谢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
“可是你还替我整理了房间。”

“单身男人，总不会照顾自己。”

你眼底一阵黯然，忽而转瞬即逝。

我明白，这句话触得你心痛。你不是单身，你还有范玫，只是我不知道罢了，因为你把她藏在心里，很隐秘。